

“耐烦”和“霸道”并行

——在清华土水学院2018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

■ 龙驭球



龙驭球，1926年1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，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，之后留校任教。土木工程和结构力学专家，清华大学教授。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同学们：

你们毕业了，我向你们表示祝贺！我今天是以一种特殊的身份来参加这个典礼的。今年是2018年，70年前的1948年我毕业了。虽然相隔70年，可是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8字班毕业同学。今天是我们共同的庆典，我以这个特殊的身份来参加庆典，真是难得！

今天我与同学们谈谈心，讲两点回忆、几个故事。

我是湖南人，又是山里人。从小在山窝里跑来跑去，养成两点特殊性格：

一是“耐烦”——有耐心，不怕麻烦，有一股锲而不舍的耐心和韧劲。

二是“霸道”——有霸气，不服输，有一股永不服输的霸气和蛮劲。

先讲我的耐烦经历和故事，我一生经历过顺境（比较顺利）和逆境（比较倒霉）。

我1948年毕业，喜迎解放，意气风发，当了四年助教，1952年顺利地升为讲师，这是顺境。

后来就遇上逆境了，当了26年的老讲师没有动窝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的1978年，我52岁的时候才由讲师越级升为教授。在这之前，亲友学生们都替我焦急，说我创造记录了（“当讲师26年”的最高记录）。

身处人生逆境，我的对策就是发扬山里人的

硬脾气和软功夫：不吭声、不焦急、冷眼相对，看你怎的？！

具体做法是：采用“分身术”，就是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。

一方面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舞台上当演员；另一方面，我又找机会，跑到台下，去当一名观众。当观众有两个好处：

1、观众看问题比较客观、理性，心情安定，不焦急。

2、观众非常好奇。对剧情发展，都想寻根究底，问个明白。例如：26年当讲师的记录是不是最高记录？有没有人打破过这个记录？都想调查清楚。

调查情况简述如下：

1、华东师大有位国学大师头戴“讲师帽”的准确记录是38年，比26年长多了。

2、在古人里边，有个诗人陶渊明。他在世的时候默默无闻，没有知音。一直到600多年后的宋朝，有个苏东坡，他一边在东坡种地，一边读陶渊明的诗，对陶渊明特别欣赏。从此陶渊明才闻名于后世。

这个调查结果很有意思：我等了26年，那位大师等了38年，陶老先生却等了600多年，真有意思！

回想起我当26年讲师的经历，也是蛮有意思的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我从农场回到清华，看到我国科研工作全部瘫痪，与国外的差距愈来愈大，感到忧心忡忡。于是挑灯夜读，开始研究“有限元法”这门新学问。先是写讲义，后来出版新书。书很快卖完了，听说有位杰出青年，他买不到书，就借来一本，抄了厚厚一大本，捧着苦读，如饥似渴。我听说有这么一位青年知音，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心里特别感动、激动：

一方面，我感谢这位年轻人。心想：这样的

铁杆知音，有一个就很满足了！

另一方面，我忽然觉得我发现了一个新人，就是我自己，像苏东坡发现了陶渊明那样。心想：你这个老讲师，还真有两下子！

后来我继续研究“有限元法”30多年，终于在2014年过88岁生日的时候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。

这就是我的耐烦经历和故事，再讲我的霸王经历和故事。

“霸王”，就是“不服输”和“不服老”。下面讲一下我“不服老”的经历。

1978年以后，我当了15年教授，到1993年（我已67岁），学校叫我退休，成为“退休教师”，叫我去颐养天年。可是我不领情、不服老、不想去颐养天年。

过了两年，1995年我当选为院士。学校又把我请回来，第二次成为“在职人员”。我趁这个难得机会，就把“退休老教师”这顶帽子扔了，扔到荷花池里去了。还别出心裁，给自己做了一顶新帽子，叫做“中老年教师”。意思是说，我不是纯粹的老人，我是中年与老年的复合体。

这就是我的霸王故事、不服老故事。

霸王的结果怎么样？还是颇有收获的。举个例子：

1993年我第一次退休时，发表论文109篇，现在的论文数是260篇，增加2.4倍。

我想，在一生中，有机会发一点蛮劲，还是不错的。这是一个“既有意义又有意思”的经历。

结语：人生感悟歌谣

顺境戒骄，逆境戒躁。自强不息，锲而不舍。

我的功夫是“耐烦”。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院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

我的绝招是“霸王”。

（整理：张超娜，审核：杨军，标题为本刊所加）